

朗朗书房·音乐坊

斯特拉文斯基画传

Stravinsky

古典音乐灿烂的现代之声

[法] 罗贝尔·西约昂 著 汪纯子 王红川 译
Robert SIOHAN



Stravinsky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朗朗书房·音乐坊

斯特拉文斯基画传

Stravinsky

古典音乐灿烂的现代之声

[法] 罗贝尔·西约昂 著 汪纯子 王红川 译

Robert SIOH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特拉文斯基画传/[法]西约昂著;汪纯子,王红川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朗朗书房·音乐坊)

ISBN 7-300-05676-8/G·1120

I.斯…

II.①西…②汪…③王…

III.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传记—画册

IV.K837.125.7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8118 号



音乐坊

斯特拉文斯基画传

[法]罗贝尔·西约昂 著

汪纯子 王红川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239(出版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森广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5 × 1270 毫米 1/32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5.625

印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73 00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PREFACE

在艺术发展的历史长卷中，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可以被称做为数不多的创造者典范中的一个，他的第一批新奇独特的——对某些听众来说，简直是异乎寻常的——作品的问世，顿时把传统音乐的基础震撼得摇摇欲坠。由此，他被某些人看做是一种爆炸性的、卓绝的、天才的力量，而被另一些人看做是洪水猛兽、一股放荡不羁的邪力。尔后，他突然改弦易辙，变得规矩明理起来，抛弃了他那出人意料、令人费解的创作风格，转而成为秩序、规则和传统的积极捍卫者，撇下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任由他们继续循着曾由他开辟的途径走下去。

因此可以说，这位《春之祭》的作者真有点像一个难解的谜（《春之祭》这部芭蕾舞剧的奇特布景画同音乐的风格十分相似，它出自同样的怪人巴布洛·毕加索的大笔）。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同毕加索这位绘画领域中的“好战派”大师一样，

半个世纪以来，不管人们的非议和嘲讽如何强烈，最终还是被公认为现代艺术的伟大曙光之一。而今，当我们来探视这张面孔，当我们着手来解这个谜，以求揭示出其中的奥秘、确定其在这个时代中的地位的时候，这种渴望就尤其炽热。

这就是我们的大致意图。而要描绘出斯特拉文斯基作品风格变化无常的轨迹，我们就不可能在论述过程中避而不谈这个时期中的某些或大或小的事件。这个时期从1882年延续至今，跨越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连串的革命，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之一。

毫无疑问，这位作曲家本人总是转过头不去正视历史现实的可怖面貌，而竭尽全力去建造他的超脱于情欲和激情的主观范畴之外的音乐世界。然而，我们将看到，这种现实——可以说隔一段时间后便会产生影响的——却会反过来改变他那个音乐世界的运行轨道。因为，确实实，音乐虽然就其本质来说也许是绝妙的抽象艺术，不过，即使她本身希望“纯而又纯”，但要超脱人类则是难乎其难的。

目 录

1	序
1	第一章：青少年时代
43	第二章：《春之祭》的革命
87	第三章：告 别
93	第四章：让·科克托
133	第五章：好莱坞
157	第六章：最后的年代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位于芬兰海湾深处的俄国奥拉宁鲍姆小城有着豪华的巴洛克宫殿和簇叶丰茂的百年栎树公园，同威严的克龙斯塔德要塞遥相呼应。这座仅有七千生灵、靠近俄国沙皇旧都的小城，在19世纪末成了彼得堡上层社会人士所偏爱的度假胜地之一。彼得堡皇家歌剧院著名歌唱家费道尔·伊约勒维奇·斯特拉文斯基就在这儿安下了一处寓所。他出生于波兰的一个大地主家庭，或许在度过了动荡的冬季社交生活之后，他能在这儿重新感受到某种少年时代的田园风味。

他在事业上的成功十分迅速，从彼得堡音乐学院一毕业，便于1873年加入了基辅歌剧院。三年后他返回首都，进入了皇家歌剧院，不久便凭着喜剧演员的伟大天赋，赢得了应享的声誉。尽管他演唱时低音部的音色并不具有自然美，但是，靠着聪颖和勤奋，他得心应手地使发音器官顺从自己意愿的需要。

在与陈规旧例不断抗衡的过程中，他成为俄罗斯现实主义



◆ 斯特拉文斯基画传 ◆

费道尔·斯特拉文斯基夫妇。



艺术的开拓者O.A.佩特罗夫的继承者,他以高超的技艺扮演了许多性格迥异的人物角色,有喜剧性的,也有悲剧性的,从而使他的表演范围非同一般地广阔。

在他所喜爱的角色中,我们可以列举出:谢罗夫作品《犹滴》中的霍劳芬纳·埃朗卡,里姆斯基-柯萨科夫作品《圣诞之夜》和《五月之夜》中的高劳瓦。在莫索尔斯基的《鲍里斯·戈杜诺夫》中,他时而扮演瓦尔拉姆,时而扮演朗高尼。此外,在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女巫师》、《马采巴》和《奥尔良少女》中,他分别出色地塑造了马西拉夫、奥里克和杜诺瓦的形象。并且,深厚的艺术素养使他同样能够自如地涉及世界各国的优秀剧目。人们在古诺的《浮士德》中欣赏到 he 扮演的梅菲斯托费利斯,以及《新教徒》(梅耶贝尔作)中的马赛尔、《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罗西尼作)中的唐·巴尔托罗和唐·巴西利奥。

正当这位艺术家在奥拉宁鲍姆小城逗留期间,1882年6月18日(按希腊旧历是6月5日),在一个舒适、温馨的环境中,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呱呱坠地了。有一张他周岁时拍下的照



片使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脸蛋儿胖鼓鼓的娃娃，虽然在一把偌大的扶手椅中还不能稳稳当当地坐着，可流露出的目光倒是挺坚决的。是否可以认为，伊戈尔孩提时代的最初印象，我们能够在 20 年之后从他的《三首小歌》（标有副标题：回忆我的童年）中找到它们的回声呢？或许，诸如《小喜鹊》、《乌鸦》之类的儿童歌曲曾经抚慰过他青春时代的梦吧？同样，我们可以想像，这位《彼得卢什卡》的作者在描绘封斋节前的场景时，一定想起幼年时在故乡的皇家花园里所看到的那些卡塔勒拿伊亚·高尔卡山民。

有一件事是确切无疑的：小伊戈尔一出生就在音乐的沐浴下成长，一方面是散发着原始乡土清香气息的奥拉宁鲍姆村民们的齐唱；另一方面则是高雅的歌剧音乐，在整个漫长的彼得



小男孩伊戈尔。



◆ 斯特拉文斯基画传 ◆

堡冬季，不时透过他房间的墙壁，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地传到耳朵里来。

伊戈尔九岁开始学弹钢琴，随之经常被接纳参加家中频繁举行的音乐会。他的进展神速，虽然周围的全亲长者并没去催促他，他却很快就学会了即兴创作，整日入迷地读歌剧总谱。自从他第一次赴剧院欣赏了歌剧《为沙皇献身》[1939年改词更名为《伊凡·苏萨宁》——译注]，也就是说，第一次接触到一个器乐整体之后，他就被格林卡飘逸、透明的管弦乐陶醉了。

在格林卡的另一部作品《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小伊戈尔第一次亲眼目睹了父亲的表演。那天晚上，老斯特拉文斯基扮演法尔拉夫，这是他所扮演的最成功的角色之一。演出结束后，伊戈尔这位未来的《妖女之吻》的作者承蒙特殊照顾，被允许进入后台，有幸一睹柴可夫斯基的尊容。两星期后，即《悲怆交响曲》首演后没几天，柴可夫斯基就被霍乱夺去了生命[即1893年11月6日——译注]。

青少年时代的伊戈尔对于中学课程毫无兴趣，他倾心于个人的爱好，日益频繁地去听歌剧和音乐会。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如何获得作曲家的技巧。他以独特的才智献身于这项任务——或者更确切地说，献身于这项娱乐，他的这种才智促使他把寻求的兴趣一直引向“找到”的满足。

他在《自传》一书中谈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始终偏好完全借助自己的力量，而不去求助于既定的手段来实现我的意愿，来解决我工作中的各类问题。的确，既定的手段能够简便工作，然而，首先必须去研究，随后才去掌握它。”[见《自传》，第一卷，第32页]

这最后一句话似乎是针对他对和声的研究而说的，虽然他从研究中欣喜若狂地发现了对位法的奥秘，但他仍然感到很不满足。正是通过这种自修，这位未来作曲大师的一个主要特性



1898年的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

才从此显露出来：在不断渴求“解决问题”的同时展示其天赋的活力。很显然，如此一种工作方法必须以内心具备强大的推动力作为前提，才会结出丰硕的成果。

20 世纪的开端，1900 年，斯特拉文斯基年满 18 岁。他遵从父命，毫无信心地进入彼得堡大学攻读法律专业，但这丝毫不能转移音乐对他的感召；相反，多亏这学业，他有幸结识了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儿子弗拉迪米尔，与之结为至交，并因此改变了自己阴郁孤僻、不合群的习性。这友谊的珍贵性在此后尤为显著，对这位音乐家的未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当时，《天方夜谭》的作者（里姆斯基-柯萨科夫于 1888 年完成这部杰作——译注）刚结束《撒旦王的故事》的创作，成为俄罗斯青年无上的崇拜偶像，斯特拉文斯基也毫不例外地分享着这种普遍的感情，梦寐以求能够同这位大师结识。1902 年



◆ 斯特拉文斯基画传 ◆

夏天，他途经海德堡的近邻——以海水浴疗养胜地而闻名的巴特维尔东根小城时，恰巧天赐良机：这年，里姆斯基携同家眷也在此度假。青年伊戈尔利用比邻而居的机会，请求好友弗拉迪米尔把自己介绍给他的父亲。

里姆斯基和蔼可亲、饶有兴趣地聆听了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的习作。但是，他的欢迎是有保留的，毫无疑问，他并不想打破自己的教学习惯。而伊戈尔此时已近弱冠之年，再进正规的音乐学院深造实在是太晚了点，于是，他同里姆斯基的一个学生结伴，继续钻研和声学。

对于这次渴望已久的拜访，难道伊戈尔期望得到的仅此而已吗？这一点无足轻重，反正道路已经开辟，主意已经下定，从此矢志不渝：他必将成为作曲家。

◎ 《艺术世界》

19世纪90年代，有一个先锋派艺术家小团体在彼得堡形成，他们激情洋溢地争议着绘画、音乐、戏剧和文学。在这些青年狂热者的名册上，有好几位以后成了名人，例如罗里茨、亚历山大·伯努瓦、莱昂·巴克斯特，尤其是谢尔盖·德·佳吉列夫更是声名赫赫。

虽然佳吉列夫本人既非画家，又非文学家，但却使这个小团体敬服备至，遂成为小团体的灵魂。1898年，当这个小团体决定创办一家艺术杂志时，很自然地请佳吉列夫担任了主编。

佳吉列夫所具有的那种非凡的影响力——粗看起来无法解释的，一个“业余爱好者”对“专业人员”的影响力——不仅应该归因于他那酷肖皮埃尔大帝的外貌（对此他的确引以为豪），更主要的应该归因于他具有的那种异乎寻常的、忠实可靠的视觉记忆，其中所包含的非凡的直觉和预感使他一眼就能鉴



别一位作者或者一幅绘画作品的价值，而那些画家本人却往往吃不准。他似乎真正具备了一种“卜测地下水源之人”的特性，这种特性日益显露，成为他性格中的突出部分之一。

直到23岁以前，佳吉列夫一直主要热中于音乐。他在比克巴达外省别墅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的大半光阴，那儿曾经成为该地区的艺术中心，人们称之为“彼尔姆的雅典”。

1882年，谢尔盖刚满18岁，还是个小男孩，有一个音乐俱乐部在他家里形成了，瓦尼亚叔叔担任业余管弦乐的指挥，在这幢偌大住宅的沙龙中组织排练。住宅四周是16公顷的房地产，其豪华程度不亚于封建君王的宫殿。在这样的音乐环境中，谢尔盖想在今后成为一个作曲家的愿望并不会令人惊诧。不过，他的这个愿望最终却因他的音乐老师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一番反对意见而告吹了。

此后，去欧洲的几度漫游扩展了青年佳吉列夫对绘画的兴趣。1897年，他的首次公开行动——举办“英、德水彩画展”——获得了决定性的成功。从此直至1905年，佳吉列夫奔波于彼得堡和欧洲之间，从事绘画展览的组织和《艺术世界》杂志的领



彼得堡巴楚剧院。



◆ 斯特拉文斯基画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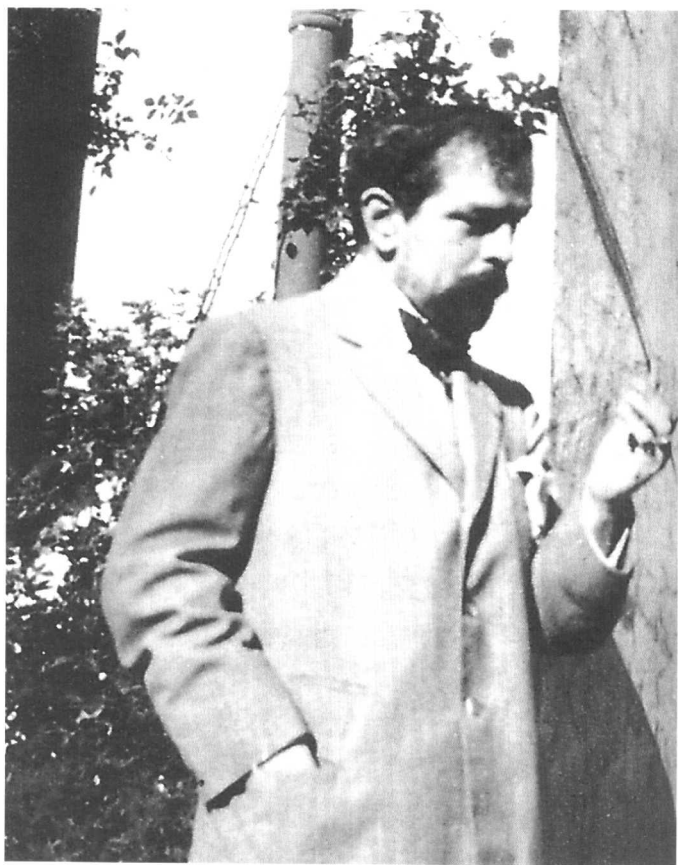
导工作。其间，1899年至1901年，他曾就任帝国剧院院长助理之职。佳吉列夫以其卓绝的智慧把《艺术世界》办得生动非凡，对这时期的俄国文化和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整个彼得堡醉心于佳吉列夫的这个艺术和知识运动，自然，1902年正当20年华的青年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也不例外，渴望跻身于这种新观念的狂热信徒的行列中去。而这年，他原该怀着丧父的悲哀。在他经常光顾的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家中，他有幸结识了一些人，靠着这些关系，他不久便进入了这个行列。这时，他的朋友伊凡·波克罗夫斯基在《艺术世界》社团的两位成员的协助下，刚刚创办了以室内音乐为内容的“现代音乐晚会”。

斯特拉文斯基曾谈到：“这两个团体在我的艺术和才智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和它们所给予我的创造力发展的巨大支持，是无法用笔墨叙述的。”

很自然，一股凶狠的敌对情绪随即在新潮流与官方艺术信奉者之间产生了。但是，不管学院势力或者皇家美术促进协会如何对这些年轻的开拓者们施加压力，都无法奏效。里姆斯基-柯萨科夫曾这样谈论德彪西的音乐：“除非不去听它，否则就会去适应，最后会爱上它。”正因为如此，这位法兰西大师的作品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一些人的作品，如文森特·丹第、保罗·杜卡斯、加布里埃尔·福雷等，被当局有步骤地从彼得堡的交响乐节目单中驱逐出去了。

完全可以认为，在庫谢维茨基和齐洛蒂向俄罗斯听众揭示这些直到那时仍遭排斥的作品之前，斯特拉文斯基已开始熟悉新法兰西学派的乐谱。这位青年作曲家渴求精通自己的艺术，接受里姆斯基-柯萨科夫所规定的课程，后者从1903年起向他传授古典曲式技巧。他于1903—1904年间写下的一首始终未发表的钢琴奏鸣曲，是他学生作业中的第一个成果。



1917 年的德彪西。

◎ 里姆斯基的学生

1904 年俄日战争的爆发把俄罗斯人民拖进了悲惨而沉重的年代，俄国上空阴云密布，一片暗淡，从旅顺港之灾直到波罗的海舰队在 日本对马岛毁灭（1905 年 5 月 14 日至 17 日），其间经过沈阳之败（1905 年 2 月 25 日至 3 月 10 日），尽是接踵而来的失利。沙皇政权的衰弱为酝酿已久的革命的兴起提供了有利的形势。1904 年 7 月，内政部长普雷赫夫被暗杀；1905 年



里姆斯基-柯萨科夫。

的谋杀事件则结束了莫斯科总督谢尔盖大公爵的性命；同年10月，莫斯科和彼得堡爆发了大罢工，终于导致1906年1月9日至22日野蛮的血腥镇压——“流血的星期日”。它深深地震动了人们的思想，促使所有现行制度的反对者、工人和知识分子团结起来。

里姆斯基-柯萨科夫——一个向来对音乐范围之外的事件保持克制的人——以如此的词句描述了这个动荡的年代：“从圣诞节假期之前，学生中的骚动已经开始显露……1月9日，政治风潮席卷了整个彼得堡，音乐学院的学生也参加了进去。”里姆斯基补充道：“在由彼得堡当权者和教师们组成的保守派看来，我似乎成了学生革命运动的首领。”



里姆斯基被迫辞去音乐学院院长之职，立即成为人们自发的示威运动的起因：表示同情的信件如潮水般涌来，报纸上刊载了大量的声援文章，音乐学院的青年们组织了里姆斯基作品演奏会，因遭到警察的干预而中止。

里姆斯基说：“民众们在向我表示声援的同时，对现行制度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在这些悲壮的日子里，斯特拉文斯基的态度如何呢？目前我们只能作点推测。他蜷居于令人捉摸不透的沉默之中。我们仅了解到，他于1906年春结束大学学业后，在秋天同他的表妹卡特琳·诺森克订了婚，翌年1月举行了婚礼。

不过，应该指出，他不仅没有中断与老师的联系，而且有一种心心相印的友情把这位著名的音乐大师同这个青年学生联系在一起。斯特拉文斯基于1907年完成的《第一号降E大调交响曲》就是题献给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在完成这部因袭传



里姆斯基-柯萨科夫作品优美的旋律、高超的配器和强烈的俄罗斯特色，始终吸引着绘画界的大师们。此为巴克斯特为迪亚吉列夫芭蕾舞剧团改编的《天方夜谭》设计的海报插图。